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六十四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宋　衛湜　撰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鄭氏曰餼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

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為鰥三十無夫不為寡有室無父不為孤壯而無子不為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為限也

黄氏曰斯蓋敘帝王仁政均田勸農禮樂既興民心不貪而趨業矣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國儲民食咸畜十年則是國家以振窮民為必行之政矣況閭比有序則五黨為州使之相賙而四窮之民處其鄉里

州長自率二千五百家而賙救之則所謂無告者皆獲其養也

嚴陵方氏曰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是歟皆有常餼固所宜矣

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此以孤獨矜寡為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為序何也豈非所養之常餼多寡有二等故此先言孤獨以重者

先之也禮運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㓜而無父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

山陰陸氏曰爲其無告也故書以無告爲言所謂天之窮民於天爲窮於人宜達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鄭氏曰斷謂支節絶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

謂耳不能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絶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然既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以稟餼食之案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施直鎛註云使擊鍾籧篨蒙璆註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盧註云扶持也盧戟柄也矇瞍循聲註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註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

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籧篨戚施說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嚴陵方氏曰百工則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刖則跛躃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

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虚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随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有三塗遠别也

長樂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别故男右女左車患於阽危故從中央孔子為中都宰其民至於男女别塗蓋

以此也設弧帨男左門女右門拜男尚左女尚右髻亦男左女右祭則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理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詩葛屨曰宛然左辟

嚴陵方氏曰道路所以通四方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女子則深宮固門而已右有力而左無為故其所由如此道路見月令季春解既曰中又曰央何也蓋央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適當焉

唯中乃可以言央也

延平周氏曰男女尊卑之節雖在道路亦不廢也父之齒随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曰廣敬也謂於塗中輕任并重任分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徒猶空也

孔氏曰父齒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

人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為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於五品爾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併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斑白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

而養老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孝弟發於朝廷行乎道路族行先長則以不弟名之其孰一舉足而敢忘禮哉文王之化至於行者讓路蓋本諸此君子耆老不徒行故五十無車不越疆而弔人庶人耆老不徒食故七十可以食肉不徒行者必不徒食不徒食者不必不徒行

嚴陵方氏曰父之齒謂與父為長幼之齒者兄之齒

謂與兄為長幼之齒者隨行則從其後也鴈行則差其次也朋友不相踰謂各以其齒而為先後之序也輕任併重任分二者皆以優老者而已然孟子言斑白不負戴者蓋負以背而戴以頂提挈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亦互相備内則曰士不貳羹胾蓋君子未嘗徒食故也前言斑白者不提挈蓋庶人未嘗不徒行故也大夫謂之君子則以位稱之也士謂之君子則以德稱之也此以君子對庶人而言則主於士也明

矣

山陰陸氏曰父之齒年長以倍是也兄之齒十年以長是也所謂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視此焉無車而行為徒行無肉而食為徒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鄭氏曰造為也

皇氏曰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謂無地大夫也正義

長樂陳氏曰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有田禄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也君子之行禮也無事則先諸神有患則先諸已無事則先諸神故田則先乾豆營宫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有患則先諸已故凶年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延平周氏曰庶人共祭器而至於大夫則不假者以

其家邑足以具之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不假言當自具也不造燕器與養器為後同義以食言則曰養以居言則曰燕其實一也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内諸侯之地大小方一里為田九百畝案論語註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鄭註億今十萬者方十里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

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為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非鄭義也更計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

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為萬億鄭因此錯本但云萬億即今之萬萬　皇氏曰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以一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秪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億

嚴陵方氏曰古者步百為畝畝三為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則一里方三百步為田適九百畝也孟子曰方

里而井井九百畝其言正謂是也積而推之至於為

田九萬億畝其理亦若是而已

延平周氏曰方里為井故為田九百畝井十為成故

為田九萬畝成十為通故為田九十億畝十通則百

億井矣故為田九萬億畝

李氏曰愚考之自此後漢儒註王制之文也盧植以

王制為漢文帝博士所撰蓋疑是歟此即註天子之

田千里之文也億千萬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

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

億畝

鄭氏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域南河至江豫州域江至

衡山荆州域東河至東海徐州域東河至西河亦冀

州域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内地遠近里數也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為萬億此則因前文之

誤更以萬億言之
皇氏曰千里而近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也千里而遥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也
長樂陳氏曰不足乎千里謂之千里而近過乎千里謂之千里而遥至則非盡其地故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王制南不盡衡山

北不盡恒山者王制言其地之所訖禹貢言聲教之所訖故也

嚴陵方氏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耳

李氏曰此經乃註九州千七百國之文也

金華應氏曰海環宇宙之大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則流夷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蓋百越猶未盡開也惟河獨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而周遶

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國外蕃之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咸暨特其聲教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五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

詳者也觀於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略可知矣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

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鄭氏曰以一大國為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

嚴陵方氏曰高而藏曰山大而平曰陵木所積曰林

林所附曰麓川澤見名山大川解溝瀆見月令季春

解城郭見禮運解宮室見曲禮宮室解夫方百里者

百故為田九十億畝三而分之則各三十億畝去其

一分以容宮室塗巷之類則餘六十億畒為可耕之田矣四海之内不必皆如此特其大畧然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畒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畒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畒當今百五十六

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孔氏曰古者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

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鄭註周猶以十寸為尺案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

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為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為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為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為二千五百步相併為五千步是總為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

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為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為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為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為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為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

為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長樂陳氏曰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

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桌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耳此

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盖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則一止一止之所至宜亦如之故古者以八尺為步後世以六尺四寸為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是古尺當今適八寸爾司馬法以六尺為步者即六尺四寸之率也案禮圖有黍尺有指尺盖累一黍為一分按一指為一寸黍尺則其長百黍指尺則其長十指矣

然而地有肥瘠人有長短則黍之與指安能無差此古今之尺所以異歟所謂東田則詩所謂南東其畝是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鄉南言東則以廬在其西而鄉東畝有南東而詩又言南畝者人以鄉南為正故也此止謂之東田者耕事始於東方故也

延平周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而周亦十有一歲同度量此步尺所以一而得其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地之生黍有小大蠶之吐絲有巨

細人之手有長短而上之人又失其同度量之法此步尺所以異同也

李氏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者則校八尺為差短也案史記秦始以六尺為步此言古者即秦也又案晉張華所撰律管即京房漢尺謂漢張蒼之尺也以阮咸所得周玉尺校華之管為長則漢尺校周尺為短是以知漢儒註王制之文也此註制農田百畝文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孔氏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别方

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為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為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為七十里之國二

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

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

庸閒田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禄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徳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李氏曰此乃註名山大澤附庸閒田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開方通算畿内外萬里展計十萬里之法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

者三十國乃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乃七千里
共通計萬里之地乃公侯之國又封方七十里之國
六十乃伯之國通計三分中除一分只得二千九百
四十里總前三十箇百里共五千九百四十里為方
百里者二十九者此指實數算之計二千九百里方
十里者四十者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四十里
總前二十九箇方百里之國却湊得前段二千九百
四十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此指實數言之計四千

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六十里通餘方數共四千六十里統前方百里及七十里之數五千九百四十里却好共成萬里方五十里之國一百二十者此子男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得三千里方百里者三十此中言上二句實數計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算之得一千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正得六十里通五十里之國至此四節亦共得四千六十里統前共算

亦是成萬里之成數開方共十萬里之地此論九州
州二百一十國之數
延平周氏曰所謂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之類非實有
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
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
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蓋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
可以周知其法與此同名山大澤不以封亦非不以

封也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泰山之與龜蒙雖不悉是魯國實封之地然亦在其所封域之内也附庸所以畜小國間田所以待有功之諸侯周官之法若縣師所謂野者皆間田也

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

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孔氏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為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為四十九為七

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為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為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為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為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

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内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内本為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延平周氏曰此亦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論畿内建國之法也已解前篇

首不言名山大澤與祿士閒田則以前見之

李氏曰此乃註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七十三國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九乃公之國計九百里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此指實數算之計九千一百里通前共萬里之地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此指卿之國三分中

止算二分合得一千二十九里通前百里者九計一千九百二十九里為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里方十里者二十九此指實數言之計八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此十分中算其一計二十九里此中言前之餘數亦是一千二十九里方十里者七十一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七十一里通前封方百里及七十里統計萬里之地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此大夫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合得千五百

七十五里通前共計三千五百單四里為方百里者十五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五百里方十里者七十五此指十分中算其一計七十五里此乃申言前千五百七十五里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此指實數言之計六千四百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九千六里統計百里七十里之國共成萬里之數開方則成十萬之地此指天子之縣内方千里

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孔氏曰自此至爵禄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禄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前已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

則天子之士同之可知故此文𤼵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禄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謂大國之君前云君十卿禄故二千八百八十人也次國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唯得三大夫禄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禄也小國謂

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
卿則二大夫禄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
禄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禄各食二百八十
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禄各食二百一十
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為賤則禄不可等命天子者
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
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禄猶如此其命天
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

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禄多寡之法篇首所言中士倍下士至於君十卿禄者是也此特重釋之耳
李氏曰此乃註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禄之文也
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禄愈厚則其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然由卿以下

皆服役乎君者也則既各給之田以為禄矣君禄之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國之君所養極其厚則所食兼於衆也然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為之則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已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禄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禄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視元士

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孔氏曰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

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齊戒以見君故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神天子巡守有湯沐之邑於泰山之下則方伯為朝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宜矣　禮書曰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

田魯侯湯沐之邑也祊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蔵稱魯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嚴陵方氏曰三監即篇首所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彼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者蓋方伯長於諸侯三監監方伯方伯所以監諸侯而已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禄取之於方伯之地焉其禄視諸侯之卿者以大夫之位所養不必太厚故也其爵視次國之君者以三監之職其權不可不重故也湯沐之邑者以其邑之所出而共湯沐之資也春秋傳曰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蓋謂

是矣然此止言方伯者豈非以視元士之邑者獨方伯乎

延平周氏曰侯分以州州統以牧牧統以伯又監以大夫此上下足以相制而莫敢為亂又況有仁義而為之維持者哉所謂禄取於方伯之地者豈非取方伯附庸之地乎

李氏曰此乃註三監之文也方伯為朝止元士註天子之縣内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之文也

新安王氏曰昔者管叔蔡叔霍叔皆為三監於殷成王既殺武庚以其地付康叔兼治之謂之孟侯則為諸侯之長成王使之劼其民且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天子使三卿監其國故以為康叔之疇然則禄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亦可見矣既監其國當食禄於其地無由復受爵於王朝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

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鄭氏曰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謂縣内及列國諸侯

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以君其國列

國及縣内之國也

孔氏曰鄭知大夫不世爵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

侯之大夫故知此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内及列國

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

子孫則周名畢原之等是縣内諸侯也詩衛武公入

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為虎賁衛侯為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為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内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内諸侯有為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為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為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為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為總號未賜爵謂列國諸侯

及縣内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各君其本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内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為公卿則春秋周公名伯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禄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

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河南程氏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禄而不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長樂陳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是也大夫不世爵即内諸侯禄是也内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為卿故也周官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制禄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禄此則

使以德爵以功者别而言之爵主德禄主功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

嚴陵方氏曰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視謂禮儀之數視之也且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則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者以元士視附庸而繼子男故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則以其德又有降於天子之大夫故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則天子之大夫世禄也明

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大夫世禄不世爵故其子之未賜爵者則其禮視元士而其禄即大夫也

李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此註外諸侯世子之文也大夫不世爵止世禄此註內諸侯之文也

新安王氏曰繼世而為諸侯象賢也諸侯入於天子之國則為卿其次為大夫成王末年芮伯為司徒衛侯為司寇是以諸侯為天子之卿也齊侯呂伋為虎

貢是以諸侯為大夫也在其國為世子則可以世國入為大夫則不可以世爵蓋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爵之非子孫所得繼也　又曰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内有采地之公卿也君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苟無君命而為諸侯春秋於桓公所以歲首不書王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

鄭氏曰鄉鄉飲酒鄉射也八政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謂百工技藝也異别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長樂陳氏曰禮待教然後行教待政然後立六禮不及朝聘軍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八政不及貨祀之類而異乎洪範之八政者宗伯之五禮洪範之八

政人君之所揆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之所教於下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禮之始昏者禮之本故六禮以是為先然冠陽禮也昏陰禮也故以冠昏為之序喪禮主於內祭禮達於外先喪而後祭者因自內以及外也冠昏而下有國者之所同也而鄉飲酒特施於一鄉儀禮相見特主於士而已故又言之於末焉夫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賔禮也不及

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政在養民故以飲食為首飲養陽而食養陰故先飲而後食有飲食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之故繼之以衣服焉有所服必有所事故繼之以事有所事必有所異故繼之以異別焉有異別矣則必有度以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容有度量矣則必有數以計其多少有制以定其等差故繼之以數制焉

李氏曰此註司徒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之文也

江陵項氏曰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為異别註不能通事為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異别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方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六十五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七　　宋　衛湜　撰

月令第六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言周公所作然其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别録屬明堂陰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為十二

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官有之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

然後以十月為歲首則不常焉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好兵殺害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故也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舊章成之但秦自不能行之耳又秦自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瑞焉知未并天下前不以十月為歲首乎　又曰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然天地有

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今既釋其文不得不畧言其趣凡說天地形狀之殊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

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虞喜所論鄭
註考靈曜用渾天法今亦當以渾天為說案鄭註考
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璇璣玉衡
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體但指諸
星運轉以為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
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
日之行而為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圜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内并星宿内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

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註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

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註考靈曜云天

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葢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

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註考靈曜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註引河圖帝覽嬉云黄道一青道二出黄道東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黒道二出黄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黒道立春星辰西

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註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

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没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没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度乖違於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耳賢者裁焉但二十八宿

案漢書律歴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

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又考靈曜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

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註考靈曜之意以天去地十五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註考靈曜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見考靈曜註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

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歷家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為

一月故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為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為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弾

九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案律歷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為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子為玄枵初婺女

八度終於危十五度亥為娵訾初危十六度終於奎四度戌為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為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為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為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為鶉火初柳九度終於張十六度巳為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為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為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為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

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歴志不須煩說是以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井斗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游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遂以人事為義或據理是寔或構虛不經旣無正文可憑今皆略而不録

横渠張氏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採三代之文而為之不無古意其衣服器皿官名皆秦禮也月令言迎

氣既迎氣則就祭其五帝名號既不取則五帝者何也五行之帝也五行不相離而分之者何也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而不相離也其周匝所至則於時亦有偏主者今於春溫和萬物叢生是木之德也夏則炎熱是火之德也秋則清肅是金之德也冬則嚴凝是水之德也有此體象月令儘有美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可謂

聖人各止有一事可稱也姑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又曰禮運言聲色味不及臭臭之用非所急也故月令五臭不為世用

長樂陳氏曰天人之道雖殊而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為也將有行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順以之因物性而無不適此堯典若

昊天以授民事周官正嵗年以序事之意

馬氏曰歴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贏或縮進退相代始終相循者天以是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為令者亦因是也方周之時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大史正嵗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其為象法則使萬民觀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率其屬而

觀之於正歲且法則使徇馬而夏之政典先時與不及時者其罪至於殺蓋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順承之也月令之為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傅會增益以成之者也

高氏曰月令一書先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矣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為作於周公鄭康成高誘唐孔頴達乃謂秦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者蓋以月令有命相及太尉奄尹大酋之文其官名皆與周

異故疑為秦時書或謂吕不韋時始皇末帝也未帝則仍用周正而月令所稱必曰天子又紀以夏正則又疑非吕氏書或謂始皇旣為天子秦人取不韋十二紀增加為之殊不知始皇併天下旣罷侯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為正吏民為黔首矣而月令所載封諸侯命四監季冬共飭國典孟春慶及兆民則皆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為帝時書或又謂旣非周公時書又非吕不韋書又非始皇為帝時書乃漢淮南

王安與諸儒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為時則訓而禮家復有所增加焉故月令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耳凡為此數說者要之皆非深知月令者也蓋月令一書所以著入六經而垂訓萬世者自有深旨何以言之人君出而臨涖天下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舉措云為要當體天象順天時一毫不可以私意自為今考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昏旦之次舍者蓋將考中星以正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必著夫

用日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化而定其主宰之權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然臭味祭祀所以辨人事之有序以至鳥獸昆蟲草木盛衰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月之氣候使天下皆知四時之有常運也於是人君居處之室必因時而分其位乘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衣服之微食器之末無一非順天之所在此固人君循守所當先也迎氣於東南西北之郊每孟不敢不謹盛德在木火金水之運

太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初為常則見之歳首論時令以待來歳之宜則見之歳終此又人君一歳之間不敢或後也若乃春作夏長秋斂冬藏何者非順時之治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何者非順時之法以至上而朝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刑微而法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義而月令所以著入六經者其深旨猶未聞也嘗讀洪範之書而後得其説葢月令一篇大

體與洪範相通為一特先儒未之講明爾何則洪範之論初一曰五行即月令金木水火土之運見於每事有所屬者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即月令之勸課農桑聚蓄財貨祭祀神祇安養民居習合禮樂逐捕姦慝敬禮賓客簡練師徒之意也次四曰協用五紀即月令歲月日星辰歷數之事也次六曰乂用三德即月令布行德惠不可稱兵戮有罪嚴斷刑等以順天時者也次七曰明用稽疑即月令命太史釁龜筮占

兆審卦吉凶是也次八曰念用庶徵即月令之氣運行不忒風雨寒燠各以時若草木昆蟲各以時遂凡此皆以休徵也每月之終其言時令或至錯行而有飄風暴雨寒熱不節大旱凶荒之類凡此皆咎徵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即月令養衰老禮賢者行爵出禄必推所尊禮者也至於威用六極即時令失宜民多疾疫遷徙流亡之類是也雖然月令與洪範固相與為一體矣然洪範所以能使五行八政五紀三德以

及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之咸得其宜者以其有敬用五事建用皇極以為之本原也而月令何所取焉嗚呼月令之本原學者殆未之考耳大抵一陰生於午一陽生於子當此之時正陰陽爭死生分之際也故人君合於二至之時盡齊戒之誠躬掩身之德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毋以瀆人主之聽以定晏陰之所成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古人養氣必於子午二時而推廣之故於子午二月人君苟能

涵養此心一毫無累則視聽言貌思之間有肅乂哲謀聖之徳然後可以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建皇極以無私執大中於天下而所謂五皇極者即月令每月之發政施令毋有不當毋有枉撓毋有差貸毋有阿黨舉歸於大公至正者皆是也如是則寒暑不差疾病不作雖昆蟲草木尚得遂其生宜乎斯民悉歸於仁壽而備用五福又安有凶短夭折之所謂六極者若夫中央土止有帝神之號音律氣數之所屬臭味

祭祀之所寓與夫天子居處衣服車馬飲食之所取
耳至於土德之運則分旺四季者是也非禮所謂播
五行於四時者歟然則合而論之則謂之洪範散而
舉之則謂之月令故月令所以著入六經垂訓萬世
者其在茲乎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昬參中旦尾中

鄭氏曰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
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

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
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孔氏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呂不韋在秦
世秦以十月為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数
得天正故也周禮雖以建子為正其祭祀田獵亦用
夏正也鄭註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
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行天一匝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過匝更行二十九度半餘逐及於

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辰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是一歲有十二會也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為十二分以為大畧之數焉所以為大略之數者以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於日月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又兩月各

有彊半之日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大六小總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十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别為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為二十四分并之為五

百四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為大數也營室號娵訾娵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但星次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日在星分之初月半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

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細與歷數齊同其昬明中星亦皆如此案三統歷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歷立春日在危三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昬參中案三統歷立春昬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昬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歷立春昬昴九度中月半昬觜觹一度中皆不昬參中計正月昬參中依三統歷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昬得中也蓋月令昬明中星

在一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載之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則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没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歴法但舉大畧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鄭註觀斗所建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

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義見律歷志鄭謂記昬明中星為人君視時候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曜云主春者鳥星昬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昬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虚星昬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昬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也長樂陳氏曰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

而東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月令正月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則婁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日遡於天故星春則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見西仲春日中星鳥則昬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仲夏日

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仲秋宵
中星虛則奎婁在午胃昴畢在巳觜參在辰仲冬日
短星昴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月令正
月昏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昏星
中旦牛中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危中
六月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昏
牛中旦觜中九月昏虛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
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中十二月昏婁中旦氐中

蓋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心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虚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於四月五月十二月昏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星於十月昏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月旦舉中氣之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

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然則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者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不特如孔氏所引書緯之言如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凡所以奉天順人莫不視乎此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辰也會在營室以知月之建寅會在於胃以知月之建卯故日月所會謂之辰者以此每一歲而十二會焉日與

月會而此獨稱日者蓋陽以成歲為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為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焉季冬之月言星回於天是也故每月之内或見乎昏而中者或見乎旦而中者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之建寅也推此則餘月亦可知也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乃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

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為主此以月為主故詳略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自角至箕則東方之七星也其形象龍故謂之蒼龍角者有左右二星居蒼龍之首以象兩角故謂之龍角亢喉也以總攝奏事聽訟有出納之象故也氐邸也人所托宿焉以為王者之後宫也房為東方之中星於時為闢戸之卯故謂之房心火星也心藏屬火故季夏亦止謂之火尾後宫之場箕有簸揚之形自井至軫則南方之七

星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朱鳥井主水衡又其星有八若八家焉鬼為積尸主死喪又謂之輿鬼柳主草木草木不止於柳以其性柔得木之正故以名之星以其數有七故謂之七星二十八星皆星也謂南方之中星為星者以星為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也亦猶十二辰皆辰也正謂卯巳之間為辰者以進則有亢唯辰為時故也張主施張翼為羽翼其主遠客軫主任載自奎至參則西方之七星也其形象虎故

謂之白虎奎主溝瀆汚穢可達而潔於此婁為聚衆

胃為五穀之府猶人六府之胃昴為西方之中星而

月乘焉畢主弋獵其形又象掩兎之畢觜主收斂參

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亦謂之參伐自斗至壁則北

方之七星也其形像龜虵故謂之玄武斗有挹注之

形牛主犧牲又謂之牽牛女主嫁娶故謂之女又謂

之婺女虛主邑居故謂之虛危為蓋屋其形高而危

室為營宮室者之候故謂之營室壁主圖書之府不

及東方之箕西方之昴南方之鬼與張者以既非日之所在又非昏旦之所中故也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之數而仲春昏旦舉之者由弧近井建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最寛難以明其星之中故也至於孟秋昏舉建星者亦以是耳考之歴法其間固不能無差經之所言亦要其大畧姑以記時而已弧有張弧之形建有建旗之義故其名如此

其日甲乙

鄭氏曰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為日名焉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

孔氏曰鄭註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黄道春時星辰西遊黄道近西黄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為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也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九道

者並與日同青道二黄道東赤道二黄道南白道二黄道西黒道二黄道北并黄道而為九道也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故以甲乙為日功之名甲是孚甲乙軋也見律歴志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猶君統臣之功也

長樂陳氏曰日以辰為子辰以日為母母為幹子為支幹為陽支為陰陽故二五而為十陰故二六而為十二雖陽也有陰存焉雖陰也有陽存焉故甲乙同

於為木為仁而甲之數九乙之數八丙丁同於為火為禮而丙之數七丁之數六戊己同於為土為信而戊之數五己之數九庚辛同於為金為義而庚之數八辛之數七壬癸同於為水為智而壬之數六癸之數五甲巳之位不同而數同以甲之陽勝己之陰而己為之配故也丙辛之位不同而數同以丙之陽勝辛之陰而辛為之配故也由此推之凡十日之陰陽剛柔皆可知矣故以之施於一日則為暮夜旦晝之

期以之施於一歲則為春夏秋冬之候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勝也以相治此十日所以各有所直也古之人事在仁義則以甲庚斷之若易稱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是也日在甲庚則以其物象之若春秋傳稱神降則以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之類是也月令之紀時必先言其日凡欲奉時而興作者有所象之而已然月令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辰統於日故也

馬氏曰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陰也蓋一陰

一陽每相為用者也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於春為木王也丙丁用事於夏為火王也戊巳用事於中央為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為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為水王也此王則彼竭矣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

孔氏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竟從此以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别物有形可見然後聲音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鍾律音聲可以章故陳酸羶之屬群品以著五行為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皆聖人記

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效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焉大皡即伏羲氏是自古以來木德之君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皡天伏羲德能同天故稱皡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故謂之大皡西方收斂元氣小故謂之少皡伏字當山下著必是古之伏字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羲也律歷志云大皡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帝王世

紀云風姓也有聖德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皥句芒謂自古以來立功之臣其祀以為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是重為句芒然案楚語云重為南正司天犂為火正司地所以不同

者蓋重為木正黎為南正司天犂為火正兼為北正司地故韋昭註云火當為北是也言大皥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句芒言其神則大皥亦神也大皥言帝則句芒當為臣也大皥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皥木王句芒有生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石林葉氏曰左氏記蔡墨之言謂以人司其官死而遂祀之以為神者也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

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而知矣自少皞以下各以其子為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如夏以柱為稷周以棄為稷是也後世五行之官不復脩唯后土祭於社而句芒立春出土則祀之祝融蓐收無常祀也長樂陳氏曰古者祭祀必有配故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棄四時迎氣於郊不可以無配也故迎青帝則配以大皞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皞則從以句芒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

此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秉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馬氏曰大皥以木德王而句芒者木正重也故祀以主春炎帝以火德王而祝融者火正犂也故祀以主夏黄帝以土德王而后土者土正句龍也故祀以主中央少皥以金德王而蓐收者金正該也故祀以主秋高陽以水德王而玄冥者水正熙也故祀以主冬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則生而有功德

於民者没而祀之以主時事不亦宜乎

其蟲鱗

鄭氏曰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虵之屬

嚴陵方氏曰春則鱗蟲屬焉鱗蟲蓋龍虵之類以其體柔故也夏則羽蟲屬焉羽蟲蓋鳳凰之類以其色文故也秋則毛蟲屬焉毛蟲蓋虎狼之類以其力強故也冬則介蟲屬焉介蟲蓋龜鼈之類以其性辨故也中央倮蟲屬焉倮蟲蓋鼃螾之類以其質順故也

馬氏曰萬物資氣以生形故因其時而以類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為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則其蟲介書稱鳥獸孶尾希革毛毨氄毛者言四時之化也此稱其蟲鱗羽倮毛介者言五行之屬也

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孔氏曰其春時之音為當於角取象木之聲鄭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註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

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歷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黄鍾律之九寸為宫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歷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宫商角徵羽宫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

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聚也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為濁卑者為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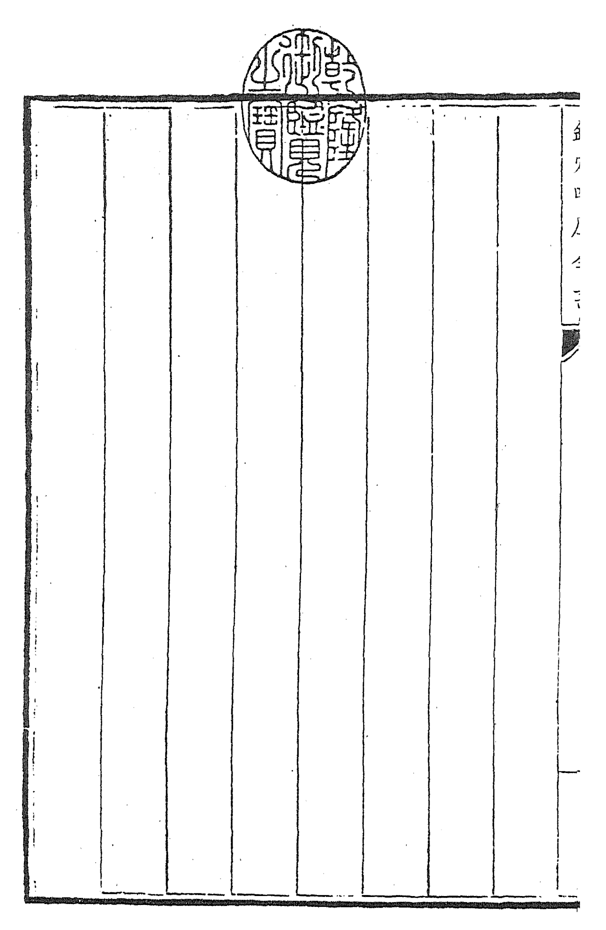
也案樂記及律歷志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鍾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既稟其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温積土中黃鍾含藏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為義不相須也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為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為民徵主火火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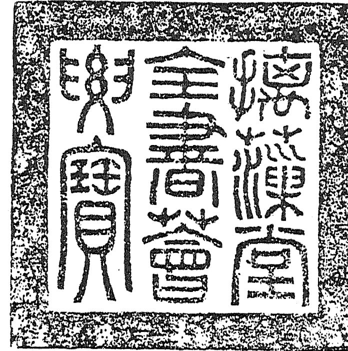
稍輕其數稍少故為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主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為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營作故早於人也大不過宫細不過羽出國語

禮記集說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六第三頁後五行戚施直鎛刊本直訛權據國語改

卷三十七第十四頁前四行左聖鄉仁右義偝藏刊本偝訛借據鄉飲酒義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吳紹思